

# 超人类主义视域下的“人一技”关系： 从尼采视角重思 AIGC

龚艳, 马永杰

(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 上海 200233)

**摘要:** 超人类主义运动主张通过技术手段增强人类的生理和心理能力, 实现人类的全面进化。AIGC 作为技术媒介, 为超人类主义提供了新的可能。从尼采关于“大地”“大海”和“闪电”这三个象征“超人”特征的隐喻出发, 可以洞悉超人类主义技术决定论的本质。“大地”以其实在性代表了技术媒介作为人机交互的物质性表征; “大海”暗示了影像数据的广阔无垠, 揭示了 AIGC 算法—意识成为神经—影像的潜能; “闪电”则象征性地反映出 AIGC 即时性和创造性的特征, 但其本身却呈现出层级性和线性的特点, 映衬着资本规训下的客体性质。这三重隐喻引导我们重思数智时代人机之间的主体性关系, 借此可以认识到德勒兹和瓜塔里精神分裂分析中谵妄、幻觉与情动这三重力量的创见。而日神和酒神的美学旨趣或成为 AIGC 时代人类创造力新的价值原则。

**关键词:** AIGC; 超人类主义; 尼采; 创造性

**中图分类号:** G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5) 01-0091-07

2012年超人类主义<sup>①</sup>代表哲学家起草了《超人类主义宣言》, 第一条就明确指出: “人类在未来将受到科技的深刻影响。我们正在考虑拓宽人类潜能的可能性, 克服老化、认知缺陷、不自愿的痛苦和我们孤立于地球上的命运。”<sup>[1]</sup> 近年来, 随着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 特别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AIGC) 领域, 超人类主义者发现其给人类认知带来变革的可能, 因此不仅收获了不少学界的拥趸, 还受到诸如谷歌等互联网公司在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他们将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的“超人”学说<sup>②</sup>视为其自身理论来源的灵感和思想背

景, 但这明显与尼采的观念背道而驰。

在19世纪的欧洲, 当多数人享受着工业革命和社会变革带来的繁荣与进步, 沉浸在权力和安全的竞争中时, 尼采却敏锐地洞察到社会风雨飘摇的本质, 大胆宣告“上帝已死”, 提出“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 强调人的价值和创造力。他倡导人类通过“权力意志” (Will to Power) 达到“超人”境界, 这是一种超越传统道德和束缚的个体形态, 旨在对抗他所预见的虚无主义时代中人类信仰价值体系的崩塌。从现代语境回看, 当今科学技术和社会政治的发展趋势正印证了尼采的预言, 即后人类主义。所以, 在某种意义上,

**作者简介:** 龚艳, 女, 教授, 博士生导师; 马永杰, 男, 硕士研究生。

<sup>①</sup> 超人类主义是一场兴起于20世纪中叶的思想运动, 它支持通过技术手段来提升人类的物理和认知能力, 改进人的自身条件。超人类主义者认为, 利用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可以全面增强人类身体状况、改善人类生活质量, 乃至道德素质。近年来, 超人类主义的思想主张如“用理性来控制进化”“生命具有无限完善性”体现在多个实际应用领域, 比如基因编辑技术、脑机接口、仿生学假肢等。超人类主义同时引发了诸多争议, 包括对人类自然状态的尊重、技术至上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问题。参见: 成素梅. 科创未来的哲学思考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 404-405。

<sup>②</sup> 超人类主义者从尼采的思想中汲取灵感, 尤其是他的“超人”概念, 他们甚至认为如果尼采生活在今天, 一定是位超人类主义者。超人类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克斯·莫尔 (Max More) 也在《超人类中的超人》 (The Overhuman in the Transhuman) 一文中明确指出, 尼采对超人类主义运动有着直接的影响。他认为超人类主义和尼采之间没有矛盾, 其哲学的核心要素可以与超人类主义世界观相兼容。参见: More M. (2010). The Overhuman in the Transhuman. *Journal of Evolution and Technology*, 21 (1): 1-4。

尼采是第一个后人类主义者，他的哲学思想是关涉未来的未来哲学。但未来并非只有科技，人类并非完全依赖科技进化，超人类也并不等于后人类。“超人”在尼采的哲学语境中并没有过确切的定义，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一书中，尼采指出“我教你们何谓超人：人是应该被超越的某种东西。”<sup>[2]</sup>不难发现，这里的“超人”虽并非一个具体的存在，但指向的是人类自我超越的特征。而超人类主义者正是抓住这一点，从AIGC的技术视角去评定其对人类认知和创造能力的影响，抛开其他去理解这种“超越”，其结果必然是偏颇的。尼采与超人类主义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即进化论与机械唯物论。但二者之间存在本质性的差异，超人类主义抬高技术地位，寄人类变革的希望于科学和技术之上，却忽视了人的价值。因此，虽然超人类主义运动中存在所谓的尼采路线，但并未合理而全面继承尼采的思想遗产。<sup>[3]</sup>根据尼采在书中将“超人”隐喻为“大地”“大海”和“闪电”来看，他意欲表达出更加丰富的“超人”内涵。而数智时代的“超人哲学”也就成为我们重新思考人类认知和创造的能力以及人的价值的独特思想资源。

### 一、“大地”：AIGC作为技术媒介的物质性

在上帝死后，欧洲社会面临精神空白，人们亟须一种新的价值来填补这一空白。尼采从人的本性和现实出发，将超人推至这一位置。而能够与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上天/上帝相抗衡的或许就只有大地。所以尼采如此描述道：

超人就是大地的意思。你们意志要这样说：让超人就是大地的意思吧！……忠于大地吧，不要相信那些跟你们侈谈超脱尘世的希望的人！……大地对他们厌烦：那就让他们离开人世吧！<sup>[2](7-8)</sup>

基督教虚幻的彼岸世界观念戕害着中世纪以来的欧洲人，而尼采希冀渴望自由的人们回归现实，忠实于脚下的土地。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物理环境，保障人类生活安全，繁衍延续。随着时代变迁，尤其是数字时代的到来，如同人类需要大地一样，AIGC的运行也需要一个赖以生存的“大地温床”。不论是硬件设备、基础

设施、物理环境，还是软件平台、数据资源、算法模型，这些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都首先是AIGC系统以及人机交互的前提。此外，AIGC通过“寄居”屏幕以数字化界面的方式出现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展现出其强大的媒介功能。

从技术媒介的物质性层面来看，尼采超人哲学中的大地属性天才般地预言了数字时代的媒介文化理论的物质转向。许煜提出的“数码物”概念非常切合AIGC本身及其物质属性，他指出数码物是“成形于屏幕上或隐藏于电脑程序后端的物体，它们是由受结构或方案管理的数据与元数据组成”<sup>[4]</sup>。同时，他还认为当代技术媒介运作的标准就是由数码物建构而成。<sup>[5]</sup>不难发现，技术媒介的数字化发展需要依靠一个切实存在的物，而其迭代升级不可避免地走向数字化，亦即需要一个如人类一般的“身体/肉身”。而这也就和尼采“超人”的本质性规定：“大地性—身体性”<sup>[6]</sup>相吻合。这个“身体/肉体”在人工智能电影中已有诸多想象，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与自然人类无异的形态，如电影《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01）中的机器人小孩大卫；第二，非自然的人机结合形态，如电影《机械战警》（*RoboCop*, 1987）中的警察墨菲；第三，智能体的机器形态，如电影《我，机器人》（*I, Robot*, 2004）中的形态各异的机器人。“视觉意识与大众文化不是被文化工业所整合的审美对象或者启蒙形式，而是在大众文化中体现新的审美主体，并通过新的文化形式对当下美学经验的建构提供更多的批判思路，以此逃离政治的艺术美化逻辑。”<sup>[7]</sup>

但是，AIGC之所以能够受到超人类主义者的青睐，不仅因为它是一个类人的物的存在，而且因为其对人类思维和行动能力的“增强”。更具体地说，是使它“活起来”的某种算法介质，这种介质已经远远超出人类的控制，并且迫使人类源源不断地为其发展供能，如在《黑客帝国》（*The Matrix*, 1999）中，将人类作为“母体”（人工智能系统）得以持续运行的能量。这或许是电影人一厢情愿的想象，但它切实表达了人类成为AI“进化”的生物数据库的担忧。从现实层面来看，早在2017年就有学者指出“对于被称为

‘AI2.0’的下一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AI被赋予了感知能力,可以模拟人脑的机制,并在性能上超越人脑”<sup>[8]</sup>。而这一点与持有极端唯物主义生命立场的超人类主义者的观念相吻合。吕克·费希(Luc Ferry)指出其并不满足于改善人类目前状况,而试图制造出超越人类的物种,即高级人工智能。<sup>[1](38-41)</sup>那么AIGC这种非自然“生命”,抑或说“算法”是否等同于自然生命?或者说区别二者的界限是什么?

首先来看尼采对生命的态度。“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尼采开始把‘权力意志’规定为‘生命’的基本特征。”<sup>[6]</sup>所以从尼采的角度看,算法还需拥有某种“权力意志”才能有“生命”可能。而权力意志一如《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的书名一般,在尼采的时代,它所重估的是基督教价值:“它摧毁强者;它挫折强者的锐气;它利用强者的失利和懈怠……直至强者由于滥用自我鄙视和自我虐待而亡。”<sup>[9]</sup>简言之,权力意志是强者重塑美好以抗衡毒害人价值观的强力意志,它有重估一切价值的潜能。如此看来,算法显然不具备这种能力。作为一种技术媒介,AIGC的强大之处在于它庞大的数据库及其快速的运算能力,预演各种可能的结果以挑取最佳方案。如OpenAI发布的Sora生成的视频,依靠的仍然是以用户输入的文本指令为驱动:“一位时尚女性走在东京街头……许多行人在街上行走。”这就是官方公布的Sora生成的第一段视频,展示了其对视频制作领域带来的革命性变革。而其生成的逻辑是将多种类型的视觉数据转化为统一的呈现方式,使所有视频数据可以在一个框架内进行训练,从而呈现出具有可规定性的动态视频影像。也就是说AIGC的生命体征其实质在于数据与算力,归根结底依旧逃不脱其物质性的范围。因为在AI大基建的语境下,它的发展趋势其实已经被定义,算力、数据和算法都是AI发展的基础支撑,而它们完全是物质性的。<sup>[10]</sup>且这物质集群正是建筑在人类思想“土地”的基石上,这或许就是好莱坞编剧集体大罢工的原因。

所以,不论AIGC的未来如何,物质性都是它的本质属性,而算法式的极致理性“思维”模

式是其非自然“生命”的本质。从“大地”这个层面来说,AIGC仅是作为一个“物”且依附于人类的技术媒介。而超人类主义者的人类增强计划显然忽视了人的价值,没有意识到算法本身源于人,且在不断否定人的自然本性和生物性中“进化”。

## 二、“大海”:AIGC算法—意识的主体僭越

当人类给AIGC装置了一个“身体/肉身”,并使其拥有了一定的感知能力之后,它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类人”甚至超越人类的智能体。但这也成为对尼采“超人”概念经常出现的一种误读,即,达尔文生物主义式的曲解。所以人类还有一道重要防线——精神/灵魂。因为尼采针对人们的误解明确指出:“达尔文忘记了精神。”<sup>[11]</sup>但是尼采作为一个以“身体”反“精神”的哲学家,他所反对的是以传统宗教为圭臬的“精神”,真正的精神在他那里是一种提升自我的力量。正如萨弗兰斯基在《尼采思想传记》一书中指出:“在超人的这个含义上,不涉及任何生物学问题,指的是人的自体形成术的、精神的力量,即在上升路线中的自我控制和自我塑造的能力。”<sup>[12]</sup>那么是否AIGC在拥有此种“精神”能力之后就有超越人或如超人类主义者描述的增强人类的可能?

在尼采的超人哲学中,与这种精神最相近的意象就是“大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可是,我的弟兄们,请你们也对我谈谈:你们的肉体在讲到你们的灵魂时说些什么呢?你们的灵魂不就是贫乏、不洁和可怜的安逸吗?

确实,人是一条不洁的河。要能容纳不洁的河流而不致污浊,人必须是大海。

注意,我教你们做超人:他就是大海,你们的极大的轻蔑会沉没在这种大海里。<sup>[2](8)</sup>

这里可怜的安逸就是自我满足,而在尼采看来只有大海能够洗涤掉这污浊,唤醒并重塑人向上攀登的能力。就此而言,AIGC通过深度学习、模拟感知等技术从海量数据中攫取利己的运行模式和意义似乎就是处于永不满足的状态。但真正可怕的是这一过程类似于人的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即通过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形成复杂的网络结构,从而产生类人的认知和意识。在掌握人类语言符号和感知系统之后的AI进而能够控制人类思

想、影响人类行为。<sup>[13]</sup> 如 DeepArt 的核心技术就是神经风格迁移 (Neural Style Transfer), 它可以允许用户将照片转换为各种艺术风格的画作, 诸如当用户选择梵高《星夜》的风格, 它可以自动生成与之相似风格的图像。这种技术使得“艺术创作”更加民主化, 但同时带来的是原创性和人类艺术价值标准的争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发现 AIGC 通过模仿这种生物神经网络的工作原理, 似乎就是对吉尔·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大脑即银幕” (the brain is the screen) 论断的超越。因为在德勒兹的时代, 这一论断强调的是电影表现“可见”的意义, 即通过拍摄、剪辑等艺术手段使电影模拟出人的意识流动。“一方面, 这种神奇的精神自动装置显示思维的最高运作”“但另一方面, 这种自动装置也是心理自动装置, 它不再隶属于外界。”<sup>[14]</sup> 在德勒兹之后, 荷兰学者帕特丽夏·品斯特 (Patricia Pisters) 从数字时代的人文景观出发, 重新解读了德勒兹的论断, 她连接了德勒兹哲学、神经科学和数字时代的电影,<sup>[15]</sup> 提出了“神经—影像” (Neuro-Image) 的概念。虽然该理论关涉的是数字时代的媒介文化, 但不可否认神经科学是其理论根基。而且正如学者钟芝红指出的那样: “神经—影像: 作为虚拟影像分析的媒介。”<sup>[16]</sup> 这种虚拟影像指向的正是 AIGC 作为技术媒介运行的方式, 依靠的则是 AIGC 的“算法—意识”。

近年来, 随着 AI 与神经科学的融合发展, 一个新兴 AIGC 类型“神经人工智能” (NeuroAI) 业已出现, 并推动下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 使人工智能的功能更加接近人类, 使其成为实现或超越人类水平的智能。<sup>[17]</sup> 由是观之, 与“银幕大脑”相对, 现阶段的 AIGC 就如人类看到猿猴一样, 它有一个欠发达的大脑, 能够进行简易的思考, 拥有一定的精神世界, 这个世界或许就是以“神经—影像”/“算法—意识”的模式运作, 呈现出“不可见”的精神世界特征。而这正契合着超人类主义者所认为的新科技可以用来增强人类身心能力, 实现人的完善。<sup>[18]</sup> 但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算法—意识”已经实现了对人类主体的僭越。不同于上述 Sora 文生视频的生成形式,

现阶段的这种生成模型已经完全可以通过图像或视频本身去完善或扩展。如用户可以输入一张或多张图片, 再结合相应的文本描述, Sora 完全可以基于这些图片内容生成动态视频。但因为其生成的内容本质就是越过主体而提供选择, 是一种根据已有的数据库思维进行筛选, 这种选择常常就是对多种主体生产内容的打散与重组, 淡化了内容来源,<sup>[19]</sup> 从而也就消解了多重创作者的主体身份, 成为“算法—意识”不断完善其自身的重要数据库。

综上所述, 我们确证了 AIGC 拥有某种算法“精神”, 但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 AIGC “精神”的产生是基于神经科学发端出的虚拟影像, 而这种虚拟影像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呈现出无限性的特征, 这当然印证着“超人”当中的“大海”意象, 但却是实实在在地丧失了其洗涤、净化的功能。而超人类主义者的技术决定论却有意祛除人的有限性。虽然 AIGC 能够在特定任务上展现出超越人类的能力, 但这些能力并没有完全起到增强人类的作用, 反而体现出一种“算法—意识”对人类主体的僭越。那么当人类拥有超越 AIGC 的这种数据库思维, 也就聚焦人类的创造性, 或成为反僭越的可能。

### 三、“闪电”: AIGC 作为精神分裂分析媒介的创造性

Sora 在日语中是“天空” (そら) 的意思, 引申含义为“自由”, 象征着其无限的创造潜力。<sup>[20]</sup> 正是这一点与尼采关于“超人”最后一个意象“闪电”相呼应, 创造性都是二者共有的属性。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呼喊道:

向上天呼叫的, 不是你们的罪, 而是你们的自我满足, 是你们罪恶中的贪心向上天呼叫!

可是, 用火舌舐你们的闪电在哪里! 你们必须让它灌输的疯狂在哪里?

注意, 我教你们做超人: 他就是这种闪电, 他就是这种疯狂!<sup>[21](9)</sup>

也就是说, 在尼采看来“超人”具备闪电般的破坏力和创造力, 能够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引发深刻的变革, 这变革不仅体现在对外部世界的重塑, 更是对个体内心世界的再造。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种强大变革的力量, 使得“超人”一再成

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工具。除了上文提到关于“超人”生物主义立场的曲解之外, 政治色彩的误读更为致命。关于这点主要体现在二战时期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对“超人”学说和“权力意志”的利用, 使其成了鼓吹强权的意识形态暗示,<sup>[6]</sup> 在此不做赘述。重点是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 这种误读也在持续演化, 超人类主义对技术的追捧, 使其成为不过是服务于人的控制力和机械的经济竞争的工具, 如美国的谷歌公司和一些政府机构就对此大力支持, 认为它会带来巨大好处。<sup>[18]</sup> 在此背景下 AIGC 所具有的潜能逐渐沦为资本主义剥削、规训、压迫力量的重要来源。

AIGC 依赖的是算法—意识的“精神”, 而德勒兹作为一个尼采主义者, 他和菲利克斯·瓜塔里 (Félix Guattari) 在《反俄狄浦斯》(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L'anti-Œdipe* ) 中提出的“精神分裂分析” (schizoanalysis) 则提供了一种反思资本主义控制下 AIGC 的批判性视角。品斯特解读“精神分裂分析”的三重力量: 谵妄 (delirium)、幻觉 (false) 与情动 (affectus), 与“闪电”意象存在着对应关系, 成为一种更好地理解 AIGC 和超人类主义技术狂热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如何影响人类创造力的方法论。

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语境中, “精神分裂分析”旨在打破固有的结构和模式, 他们创制了“无器官的身体”这一理论模型与之对应。而这样一种器官的生成依赖的第一重力量就是“谵妄”, 品斯特将其理解为“危险的、强烈的、抵抗精神分裂和精神过剩的力量”<sup>[21]</sup>。“闪电”所象征的正是这种强烈、危险的力量, 可看作其外部力量的显现。与之相对应的则是 AIGC 具有“超人”力量的威胁, 实质带来的是一种矛盾转移, 即将大众视野停留在 AIGC 威胁论, 而忽视了其背后资本运作的本质。具体表现为 AIGC 算法的即时响应呈现出线性和层级性的特征, 如 Sora 可以在短时间内生成高质量的图像、文本或音乐, 这种即时生成的能力类似于精神分裂者能在瞬间产生的大量联想和创意, 从表面来看确实对人类创造产生极大的威胁。而从内在“精神”层面来看, AIGC 能够快速适应新的语义输入和不同操作环境变化, 这种适应性类似于精神分裂者

的快速反应和多变的思维模式, 同样呈现的是看似超越人类的可怕力量。如 Sora 可以将多个不同的视频进行无缝拼接和融合, 生成一个新的视频, 同时还能根据用户指令对融合的视频进行调整和优化。此外, 它还支持协作功能, 用户可以在同一个项目中与他人进行合作, 完成不同用户发出的不同指令, 各方人员能够同时查看视频并根据实际需求提出修改意见, 提高制作效率。但就其生成的图像而言依旧还存在模糊、失真或其他视觉问题。

AIGC 算法的逻辑思维和感知生成的多维度特征可以联系到“精神分裂分析”的第二种力量: 幻觉。在品斯特看来, “当代文化已经被认为是从‘现实的幻觉’转向了‘幻觉的现实’, 它们直接作用于我们的大脑, 就如一个现实世界的真实代理人”<sup>[15]</sup>。数字化就是当代文化最主要的特征, 而 AIGC 似乎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真实代理人, 它可以生成多种模态的内容, 如图像、文本、声音等, 这种多模态生成能力同样类似于精神分裂者的多维度感知和表达。此外, AIGC 通过深度学习模型激活多层网络结构, 能够捕捉数据中的复杂模式和关系, 这种学习过程类似于精神分裂症的幻想式思维和感知, 并以多模态内容形式作用于用户大脑, 使用户产生“幻觉的现实”感。如 Sora 生成的图片: 当那个时尚女性走在东京街头, 周围那暖黄霓虹灯和动态城市标志的幻觉环境让观众产生难以分辨现实与虚拟的真实感。

2013 年斯派克·琼斯 (Spike Jonze) 导演的人工智能电影《她》( *Her* ) 中描绘了一幅未来人类和人工智能相爱的图景, AIGC 系统萨曼莎褪去冰冷的机器面纱, 呈现出高度人性化, 甚至超越人类之间的亲密情感。“精神分裂分析”的情动力量在 AIGC 系统中初见端倪。德勒兹在斯宾诺莎情动即“身体的感触”的基础上, 进一步指出情动是“存在之力在某人所拥有的观念的界定下的连续流变”<sup>[22]</sup>, 强调的是情动的生成状态。所以即便人机之间的恋爱关系暂时处于科幻电影之中, 但现实生活中的 AI 可以通过分析用户的情绪和行为, 生成带有情感色彩的内容已是不争的事实。此外, 这种情感生成能力类似于精神分裂者以一种超越理性的方式在情感驱动下的创造性表

达，AIGC生成的内容也可以引发用户的情感共鸣和情动体验，这种情动传递过程类似于精神分裂者与周遭环境进行互动和交流。

结合上述分析来看，AIGC可以作为一种精神分裂分析的媒介，这种媒介所具有的三种变革的力量都不约而同地以创造性为旨归。这种创造性与尼采超人哲学中“闪电”携带的创造性是否一致？答案是否定的。首先，AIGC具备的这三种力量都超越了人类的能力，但这些力量完全依赖于“资本主义‘圈地运动’占据的数据”<sup>[23]</sup>，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被驯化的力量；其次，精神分裂者的超越理性的思维方式是AIGC所不具备的，AIGC的思维模式难以摆脱纯理性层级的模式；最后，“闪电”具有的创造性更多地带有推陈出新的质料，如火、矿物质的生成等，而AIGC的创造性停留在某种框架内的多样性，依赖的是其庞大的数据库。所以，从“闪电”这个意象来说，AIGC作为精神分裂分析媒介的创造性具有诸多限制，它符合的只是资本角逐的游戏规则，增强人类或只是超人类主义想象的技术乌托邦。而人类超越智能体的创造性或存在于人类的自然天性之中，而尼采如天才般洞悉到这一切。

#### 四、余论：日神与酒神的美学旨趣

成素梅教授在最新的研究成果《科创未来的哲学思考》一书中明确指出：“人工智能=人类创造的智能体形式≠人类创造出的人类智能形式；人工智能的心灵/精神=人类创造的心灵/精神形式≠人类创造出的人类心灵形式；人工智能的身体=人类创造的身体形式≠人类创造出的人类身体形式。”<sup>[3](160)</sup>这三组式子与尼采“超人”哲学视域下关于AIGC的反思路径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现实的指向和理论的进路都映射出AIGC作为一种智能形式并不能够成为数字时代下具有超越人类价值的替补。那么，在这个无法避免且愈演愈烈的数智语境下，人类如何去对抗数字时代唯技术论的虚无主义，建构新的价值体系？

早在“上帝死后”的19世纪，尼采就这一问题给出了极具启示性的回答，他认为“美学最有希望代替宗教，成为新的价值基础”<sup>[24]</sup>。而尼采也是在深耕美学的道路上思考出“超人”最初的模型，即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描绘的日神

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形象。在尼采的笔下，“日神”被设想为“梦”（Traum）的艺术世界，主要的美学特征在于其呈现为智慧、喜悦和美的形象。在尼采看来，日神精神就是以这样一种美的形式来粉饰残缺的世界，弥补不圆满并赋予人类存在的意义。“酒神”则与“醉”（Rausch）相关联，在他身上具有一种强大的、原始的生命力，迷狂、冲动、肆意放纵是他的形象。他带给人类暂时忘记苦难的酒，使得人类在这狂欢状态下感悟自我价值与生命快乐。尼采认为这二者处于相对的两个世界，而尼采显然更倾向于“酒神精神”非理性的肆意狂欢，他指出：“在狄奥尼索斯的神秘欢呼声中，个体化的魅力烟消云散，那条通向存在之母、万物最内在核心的道路得以豁然敞开了。”<sup>[25]</sup>但是在尼采看来，二者同样也在对立中达至和谐统一的状态，因为日神和酒神正是切实对应着现实世界的样态，前者指向表象的世界，后者则是关于这表象世界背后的本质/本源。而将二者融于一体的古希腊艺术，向世人呈现了兼蓄内外的非理性美感，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和谐统一也就成为尼采最初想象“超人”模样的来源。超人类主义的理论源泉显然是忽视了这种文化目标的美学旨趣，偏执地走向技术决定论的道路。

这种不论是“梦”，抑或“醉”的状态都是AI难以企及的境界，是“算法—意识”无法识别的、充斥着BUG的世界。Prada2025年夏季男装秀提供了有力的例证。在此前，诸如亚马逊等互联网大公司都依赖AI去设计时尚品牌。这个时装周呈现出如梦似幻的感觉，设计师Miuccia PRADA和Raf Simons在采访中明确表示她们的设计理念完全是依赖本能，凭感觉去挥洒创意。2019年，学者亚当·盖尔（Adam Gaier）和大卫·哈（David Ha）在研究中明确指出AI的局限，即：它很难模仿人的本能。<sup>[26]</sup>而这种本能正是人类天性中最为基础的那种无逻辑、无层级化，如梦如醉一般的行为模式，就像AI难以理解“善意的谎言”到底是谎言还是善意这个在人类看来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一样，AI很难识别、模拟或生成这种状态。这个状态就如尼采笔下日神和酒神达至和谐统一、人类肆意放纵挥洒的本能情感。

尼采看到的是生命的生生不息, 他认为所有真正的悲剧都以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来释放我们, 尽管现象千变万化, 但在事物的根本处, 生命却是牢不可破、强大而快乐的。<sup>[25] (58)</sup> 在日神的照耀下, 破败的世界充斥着不堪, 人生似乎就是一场悲剧的过程。但艺术的出现赋予了人生更多意义, 使得人类直面个体悲剧, 从而懂得人生的真谛。所以当人类周遭环境充斥着 AIGC 的“噪声”, 人类关注的重点不应该是希冀它能超越人的认知和创造能力, 而是其作为一种智能形式本身就丰富了人类世界的多样性, 丰富了人的创造和认知。人的存在与人的价值也不应仅沉浸在技术乌托邦之中, 而理应向着日神和酒神精神下的绵延生命进发, 努力看破表象, 去做一个尼采式的快乐、强大的人。<sup>[27]</sup>

#### 参考文献:

- [1] [法] 吕克·费希. 超人类革命. 生物技术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 [M]. 周行, 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35.
- [2] [德]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M]. 钱春绮,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7.
- [3] 成素梅. 科创未来的哲学思考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 418.
- [4] 许煜. 论数码物的存在 [M]. 李婉楠,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1.
- [5] 刘中望, 潘蓉. 数字档案的物质性思考: 技术媒介作为一种研究视角 [J]. 档案学通讯, 2022 (6): 12-18.
- [6] 孙周兴. 末人、超人与未来人 [J]. 哲学研究, 2019 (2): 107-117, 127.
- [7] 徐锦辉. 本雅明电影话语的辩证意象及其视觉隐喻 [J]. 贵州大学学报 (艺术版), 2022 (5): 46.
- [8] Tian, X., Chen, X. H. L. H., Dai, L., Chen, J., Xing, J., Chen, J., Wu, X., Hu, W., Hu, Y., Huang, T. & Gao, W. (2017). Towards human-like and transhuman perception in AI 2.0: A review. *Frontier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Electronic Engineering*, 18 (1): 58-68.
- [9] [德]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M]. 张念东, 凌素心,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436.
- [10] 肖鹏. 把“专题数据库”作为方法: 数字人文的重新认识及其在 AI 时代的发展趋势 [J]. 图书情报知识, 2023 (5): 16-27.
- [11] [德]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尼采著作全集 (第 6 卷) [M]. 孙周兴, 李超杰, 余明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150.
- [12] [德]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 尼采思想传记 [M]. 卫茂平,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308.
- [13] 张俊. 人工智能是否拥有类人意识 [N]. 社会科学报, 2024-10-31 (5).
- [14] [法] 吉尔·德勒兹. 电影 2: 时间—影像 [M]. 谢强, 等, 译.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4: 418.
- [15] Patricia, P. (2012). *The neuro-image: Deleuzian film-philosophy of digital screen culture*.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6] 钟芝红. 神经—影像: 作为虚拟影像分析的媒介 [J]. 电影艺术, 2022 (3): 106-115.
- [17] Anthony, Z., Sean, E. & Blake, R. (2023). Catalyzing next-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rough NeuroAI. *Nature Communications*, 14 (1): 1597.
- [18] 朱彦明. 超人类主义视域中的人的完善及其问题——从尼采的视角看“人类增强”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9 (3): 26-34.
- [19] 彭兰. 智能生成内容如何影响人的认知与创造? [J]. 编辑之友, 2023 (11): 21-28.
- [20] 关于 Sora, 我有十个小白问题 [EB/O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383104](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383104).
- [21] [荷] 帕特丽夏·品斯特, 张斌. 神经—影像: 精神分裂分析、数字屏幕与新的脑回路 [J]. 电影理论研究 (中英文), 2020 (4): 31-50.
- [22] [法] 吉尔·德勒兹. 德勒兹在万塞讷的斯宾诺莎课程 (1978 年—1981 年) 记录——1978 年 1 月 24 日 情动与观念 [A]. 汪民安, 郭晓彦. 生产 (第 11 辑: 德勒兹与情动) [C]. 姜宇辉,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7.
- [23] 韩文龙, 李艳春. 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三重结构与演化趋势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4 (3): 113-120.
- [24] [美] 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 詹姆斯·菲泽. 西方哲学史: 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 [M]. 邓晓芒, 匡宏, 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 353.
- [25] [德]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悲剧的诞生 [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116.
- [26] Gaier, A. & Ha, D. (2020). Weight agnostic neural networks. *In 32nd Conference 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New York: Curran, 5341-5355.
- [27] [德]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尼采的哲学 [M]. 庄立, 译.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6: 13.

[责任编辑: 华晓红]